

常乃惠著

蠻人之出現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蠻人之出現

常乃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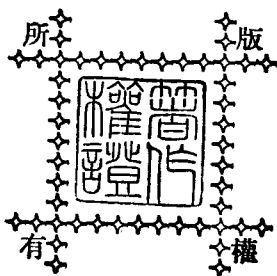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發行

蠻人之出現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常乃惠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二一九九二)

自序

這一部「蠻人之出現」是集合近十年來若干篇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零星文字而編成的，就以其中的一篇題目作為總題。我向來對於寫過的文字不知保存，現在要搜集起來也就不很容易，並且也似乎有許多篇並無保存的價值。現在，徵得得很，所能找到的幾篇也就是還值得有點保存價值的幾篇，於是設法印行出來，以作自己過去文字生涯的一點紀念。

我向來不會做小品文，對於現代幽默大師們所提倡的什麼「公安」「竟陵」之類，向來又多少存一點不敢恭維的意思。我總以為文章做到了這個時代，世紀末的病毒已經中得很深，大家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機巧地，冷酷地，彼此挖苦一陣，結果冷笑而散，或者歎息而散，在這裏看不見一點光明的氣息，也看不見一點溫柔敦厚的精神。也許在少數領導者的幽默外衣之下，隱藏着無限的悲哀和同情，然而世上能了

解這種「微言」而學到的有幾人學「素樸」不成猶不失爲老實；學「幽默」不成則必流爲輕薄；輕薄的風氣在今日中國還有擴大宣傳的必要嗎？或曰：斯言也，乃衛道先生陳腐之言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則予欲無言。

予的見解既然如此，所以小品文一定做不好的，當然更沒有一點幽默的氣息，因此也必不得見重於現在的文壇；好在我並不曾有意做文章，也不會夢想做文學家，更不會有意要出文集；當初寫的時候，祇是想到的便說；現在印的時候，也是檢自己歡喜的便印；有人要看與否，此書店老板之事也。何有於我哉？

這本小書雖然是隨手編成，大致也有一個問題做中心，在這十幾篇文章之中，所要討論的集中點就是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問題。中國民族究竟還有出路嗎？中國的舊文化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新文化運動是成功了嗎？我們還有更新的，更光明的路可走嗎？這些問題都是稍有常識的中國人所一致要追問的。在這幾篇短篇文中當然談不了許多，然而未嘗不可以引起一點思索的端緒。對於這些問題，我近來的意見自己覺得漸漸趨於成熟，不久預備將個人的意見另外系統地寫出來，大約書的名

目就定做「我們的路」，在這裏不妨預先登一個義務的廣告。

這本書不是預備送給一般聰明過度的文化人看的；聰明人自有預備給聰明人看的幽默小品之類，在市場上多得很，不必我們來湊熱鬧。如果中國還有一兩個與未染世紀末病的蠻人，我勸他們買這本「蠻人之出現」來看看，管保貨真價實，恕不退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著者

蠻人之出現目錄

自序

北京與上海

反動中的思想界

虛無主義與中國青年

論思想

因讀狂飈想到中國思想界

輓狂飈

寬容的態度與狹隘的主張

關於真理問題的一些話

前期思想運動與後期思想運動

房龍的『人類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的故事』

六五

四九

四三

三七

三五

三一

二五

二一

一一

一

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	七一
荒原的夢·····	七九
民族精力與文化創造·····	八七
蠻人之出現·····	九七
中國軍事史序·····	一〇九
從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國學會·····	一一三
孟姜女哭長城·····	一一七

蠻人之出現

北京與上海

『先至美國後至歐洲者，無不驚歐洲之局促頑舊；先至歐洲後至美國者，無不驚美國之蠶塵雜亂』。這是飲冰室新大陸游記上的兩句話。到如今，在沒有到過美國的人看來，「北京與上海」也許可以算作一個「具體而微」的實例吧。

本來從中古世紀跳入近代的文明社會，又要趕到近代潮流前去，是一件大大不容易的事。在歐洲人費了五百多年，美洲人費了二三百年的工夫，到現在還有一半沒有作完的，我們却想用二十年乃至十幾年的時率便追及他們，無怪乎「虛假」和「矛盾」的兩種現象到處都看得見了。

從挖山洞的生活到新式的洋樓，從二手推車到摩托車飛機，從搖鼓游行的貨郎到先施公司，從三家村的夫子到東西洋的留學生，其間有一個共同顯著的現象是

什麼呢？——「矛盾」住新式洋樓的人和挖山洞的人有大不相同的人格麼？開大公司的果然有完全的商業上的知識麼？戴博士碩士帽子的果然和歐美的學者有同樣的程度麼？從外表來判斷內容，往往使人陷入失望的深淵，這中間的毛病在什麼地方呢？——虛假。但虛假的內在根柢也還是矛盾。自我的矛盾，外表和內容的矛盾，固有的和後加的矛盾，都是產生虛假的原因。總之，矛盾是代表一切從改革以來到目前乃至以後二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外過渡時代中國各種現象的總名稱極端的矛盾此刻且不必提起，只就似乎相近而實際矛盾的兩個社會來說吧。

我們一談到「北京」與「上海」立刻便聯想到歐洲十四五世紀時社會一般的現象，那時支配歐洲社會的有兩個大原動力：一個是歷史的，傳統思想遺留下來的帝王，諸侯，貴族和武士等；一個是新興的，平地起來的市民階級。這兩個階級各有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根據地。代表前種勢力的是君士但丁堡、羅馬的古老的城堡，代表後種勢力的是佛羅靈、威尼斯、漢堡、伯來曼等新出現的都市。這兩個城市各有不同的地位、背景和維持生活的方法，所以產生的社會文明也就各不相同。這兩種文明各各保

存發展下去，一直到近代，變成兩種各自完全獨立而又互相利用的型式，形成十九世紀文明的總根源；這便是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第二階級與第三階級，大陸式與歐美式政策分別的來源了。

人類歷史進化的過程本來是相差不過是一個比較顯著一點的例，在歐洲以外還有許多國家從中古走到近世，從半開化走到文明，一樣地要經過這幾種階段，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試打開二十年來的中國維新史來看，可以發見處處都有這種顯著的進化過程的痕跡，而拿北京與上海來作說明的例，是最好不過了。

在北京住久了的人，一初到上海，有一件最刺目最能引起奇異和不快的感覺的事情，便是滿街貼着的「戲目」問題，「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在聽慣了「賣馬」，「空城計」的北京人眼光裏看來，究竟算一回什麼東西呢？然而在上海戲院裏却一回一回的引動滿座的觀客，這事若不從生活根源的地方去推想，則上海人的心理真正不可解了。倘使我們拋棄一切主觀的成見，根據事實的真理來推想，我們可以曉得「空城計」「賣馬」之在北京，與「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之在上海，

都各有他歷史的環境的根據，而最大根據還是在生活問題。北京人因為歷史的關係，二簧輸入最早，根基也最深，這種舊戲怎樣會輸入的原故我們不大明瞭，但其所以能够盛行的原因，不能不推之於前清宗室貴胄子弟的獎勵與提倡。八旗子弟在前清時代生活上原佔一種特殊的位置，他們生下來既不要自己勞動，自有人供給他們的衣食，於是整天除了提鳥籠子繞圈兒之外，自然不得不聚精力於戲劇的娛樂了。戲劇是應民衆生活的需要而發生的，民衆生活既然是一種優游涵裕的生活，則所要求的藝術自然也要紆徐曲折耐人尋味，不歡迎明白顯著或急促刺人的節奏，此北京的戲劇所以拋了景的方面而專向聲的方面發展，而聲的方面又捨去激烈的梆子而專發展紆徐的「二簧」的原因了。

至於上海方面的情形則又不然。上海在外表上完全是一種近代都市的形式，他沒有北京那樣悠久的歷史根據，沒有那樣優游涵裕的貴族生活。誠然，上海也有一般新興的貴族階級，資本主義的貴族，他們的生活也可以算作優游涵裕；但這種優游涵裕是從震驚刺激裏出來的優游涵裕，是大風濤裏暫時的休息，是煤氣燈光底下暫時

的安眠，因此他們的娛樂需要淺顯更淺顯，免了多費那疲倦極了的腦筋；一方面却又要刺激上加刺激，才可以使那疲倦極了的腦筋從新興奮起來，這便是「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一類的戲，所以能數在上海發達的原故。

我們再說一件普通以爲較爲重大的事情吧：凡是在北京教育界稍微在過幾年的人，一到上海，一定都會感覺出這兩個都會的學校性質有一種不同之點。北京主要的學校是官立的，上海主要的學校是私立的，北京學校的主動力在教育官廳，上海學校的主動力在校董；北京學校是官僚的，上海學校是資本家的；北京學校是命令式的，上海學校是廣告式的；北京學校受日本影響最多，上海學校受美國教會影響最多；總而言之，北京的教育是大陸式的教育，上海學校是英美式的教育。

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明如下：近世教育自然的趨勢，本有大陸和英美兩派，而過去二十年中國所採的教育方針却是自然的毗於大陸派；那是因爲地理上、歷史上、國民能力上的種種原因，使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能不首先和日本接近；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從德法學來的，是純粹的大陸系，因此中國從他那裏轉販來的制度一切，自然也不

能不偏於大陸系，其實教育由國家發動，根本已屬大陸一派了。這種教育制度的精神，無論其能貫徹與否，要之在政府所在的國都裏面，當然所得的影響要特別重一點，北京的學校這種色彩格外加濃，原不足怪。

至於上海，原非中國勢力所及之地，官辦的教育在此地影響很小，然而上海却自有他的教育統系和精神；有幾個教會學校，其產生還在政府改革教育制度之先。上海的教育以教會為先驅，以資本家為後盾，他的色彩當然是另一種色彩了。

頭腦比較清晰一點的人，一定從此可以想到北京與上海的異點，還不止戲劇與教育兩項，這不過是偶然舉出的一兩個示例而已。所沒舉的事情還有多少，若是請專家研究起來，一定還有無數同樣的發現。就是北京的都市，完全代表軍國主義（或官僚主義）的社會，而上海的都市完全代表資本主義的社會。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北京的都市裏面有幾十萬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靠政府官僚吃飯，上海的幾十萬人却是直接或間接的靠中國或外國的資本家而吃飯的。

這種現象我們倘若能得到正確豐富的材料，用統計學的方法列表出來，一定還

可有更詳細的發現。譬如報紙一項，在北京大多是靠政黨官僚直接或間接的津貼而生存的，在上海大多數却是靠廣告等營業上的方法而生存的——雖然也有受津貼的時候。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的來研究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將來的趨勢是怎樣？

我敢說，雖然上海的戲劇，雖然狸貓換太子一類不通文不通的戲劇，在老北京的戲迷家看來是豈有此理之極的，但在最近十年或二十年之內，北京的舊戲必有完全被他征服之一日。現在已可以看出這種趨勢來，前幾年的「家庭禍水」「壹元錢」，近一二年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戲之能在北京風行，這便是北京人漸趨向於「外江」化的一種徵兆。這個原因也很簡單：上海的戲劇無論怎樣的荒謬絕倫，他總是平易的，直觀的，屬於一般平民的；北京的戲劇無論怎樣的規矩謹嚴，他總是狹小的，艱深的，非內行人聽不懂的。貴族的文化將被平民的文化征服，是必然的現象，戲劇是民衆最重要的娛樂品，他的表現尤其明白而正確。要之，生活競爭劇烈了，北京人也不容還保有向來那種優游涵裕的態度，他們也一樣要求平易而且激烈深的娛樂。

品，使他們能用最小的勞力得到最大的興奮。易卜生一流的問題新劇，所以不能在社會流行的原故，也可以用同樣的道理解釋。社會所歡迎的不是講演式的新劇家，却是直接可以刺激觀感的景色和動作；真正的新劇家，不是要只管研究劇本，所當研究的，乃是文字以外的舞臺建築，布景，分幕等等事情。

同樣在教育方面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將要壓到軍國主義的一種趨勢。近幾年來北京教育界的現象可以用「鬧風潮」三字表示出來。所鬧的風潮大約說來不外兩種：一種是對內的，那是學生對教員的不信任等；一種是對外的，即是教育界和政府的衝突等。對內風潮之多，表示北京式的教育已經不能令學生滿意，實在說起來，即是對日本式的教育厭棄的一種心理表現；而轉過來說，上海的學生風潮比較起來尚不多，即是表示美國教會派的教育尚未被一般人所厭棄的一種現象。至於對外風潮之擴大，更可以表示政府無力維持教育，教育界不信任政府，即是軍國主義教育制度根本破產；而同時產業的發達，新資本家的興起，商教兩界的聯合，請求學校維持學校的動議，都表明一種新興資本主義下的教育制度將要一飛冲天的樣子。本年暑假中國

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招生的消長情形，更可以表明北京教育界的一大轉機。此後二十年之中，國立的學校將要奄然自滅或者轉蛻一種新的形式，資本家作主動的學校將要繼續的興起，上海式的教育將取北京式的教育而代之，全國之教育或者被教育者將要膜拜屈服於資本家的鼻息之下，這是已經造定的形勢，不可倖免的。

這一種消長的情勢，雖說直接表現在北京與上海兩個地方，但根本的動力是要算在太平洋以東和地中海以北。簡單的說，歐洲大戰，實在是解決這一個問題的總樞紐。許多人說：歐洲大戰是資本主義將要衰落的一個表現，這話實在錯了，歐洲大戰只是資本主義打倒軍國主義的一個戰爭，失敗的只有軍國主義的俄德奧三國，至於資本主義的英美不但不倒，反而更加強盛，現在便說資本主義的末路，至少還早二十年吧。這二十年內，世界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呢。

這樣的發展，資本主義驅除軍國主義的發展，於我們的前途有利呢？有害呢？這話很難回答。可以分兩層來說：第一，無論將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怎樣的發達，進步，若想靠他達到改良中國的目的，最小的限度使中國社會此後再不引起非常的擾亂是辦不